

落
日
頌

給 敬 容

沒有她這些詩是不會寫成的

14630

目 錄

告訴你

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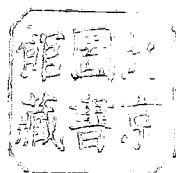
燈下

山居小唱

莫笑我

我從前

輓——



你不看
往常時
我不願
愛
想起
假如
黃昏
爲了
夕陽
五橋泛舟

對月 忍耐 相思 夜哭 訣別 春天 歎息 江上 沉思 不幸

語·夜·兆·悲·口·冤·獄·祈·黑·悲
星·思·星·哀·供·魂·中·求·暗·歎

死
時間
回清華
落日頌

告訴你

告訴你，這不是我的狂妄，我愛到深山
聽落葉的歌響；半夜裡我獨站在荒原
細數藍天裡的星斗；清風搖曳中我看
鳥鴉怎樣駝走日色，剩餘下滿地的昏黃。
我也不是稟性頑梗，拾取了一片殘瓦，
便夢想前朝宮庭的華麗；見草上的新綠，
遂急急戀求着春花的繁榮；晴天的霹靂

也惹起我仰向碧空，吐出哈哈的笑聲。
這都是我的靈魂極端窮困，我不能不
給他滿足，免得再喊叫飢荒，真急得
死人。

天知道，我本是一個平常的人，
頭頂上祇高掛着靈魂的明燈；我周身
筋絡裡迸出的赤血，都當作了燈油來
增大光明。我童年朝夕縈繞的幻思，以及
少壯時窮年不斷的努力，都是爲靈魂
百般籌劃，怎樣能發展他遠大的前程。

料不到塵世的狂風真吹得駭人，縱然我
意志的蓬帳能遮蔽天地，却不能保護着
這一點星火永遠光明；尤其是人叢中
奔來的忙亂，使人在太陽下覺得一粒塵沙
都壓得倒人。

怕灑天的沙礫把靈魂窒死，

我方想在夢幻裡建築朱紅的臺閣，筆尖上
展放出白蓮花的美麗。我願把思想鑄成
金字，嵌粧在琅瑯的歌裡；希望柳陰裡的
黃鶯聽着樂得飛躍，凶惡得吃人的虎豹

也淒然落下眼淚。我不顧我玄黑的袍服
被月光漂得雪白，橄欖林裡吹來的花香
從蒼苔上引着我沉入昏迷；我祇願心中
迸出血紅，點點滴在沙裡，描繪出宇宙間
萬有的形色，能使後人看着，都表示亘古
未有的驚奇。

老實說，我自己常常這樣想，
若是天地間真有米糧，可以供養靈魂的
飢餓，恢復他往常的健康；那我不用不着遲疑，
也無須索想，立刻傾出我生命的所有，不管

是走路的脚，吃飯的口，即使是生命的本身，我都願拏來換買，讓靈魂吃得個快暢。讓他在飢渴中享受一時的醉飽，就像那垂死的乞兒獲得半碗白飯時所領略的歡狂。

因爲是一剎那的滿足，總勝過整年不斷的窮荒；何況我靈魂的喊叫，鬧得來又像夏天隆隆的雷響。

但想像總是騙人，現世界怎能尋得着夢裡的歡欣。縱使我踏遍了

西天的流沙，遠東的海濱，以及赤道上

太陽的炎熱，南北極裡風雪的寒冷，我都一一受過；也不會發現一個人，懷抱慈悲，手捧着愛情，能慷慨施捨，像田莊中的施主打發遠道求緣的僧人。雖然市場上也陳列各色的貨品，（粉白的臉，柔嫩的手，引人沉醉的髮鬢，）我都能隨便購買；可是靈魂又不要這些，他總說寧肯餓死，決不願向他們睜開眼睛。

現在我苦痛極了，沒方法制止靈魂的呼叫；雖然我還把歌兒高掛在

慘白的脣邊，在瘦臉上畫着迷迷的微笑。
我現在真願原始的洪水漲到人間，遍山
遍野都有烈火焚燒，地球翻一個大筋斗，
宇宙突然崩潰，日月星辰各向四方奔逃。
我自己樂得個愉快的死，忘却這一世
曾遭遇生命的窮困，常把眼淚當作水吞，
反欺騙着靈魂，說在苦難裡能發見人生
無上的奇妙。

告訴你，這不是我的頑梗，我的
狂妄，我是全爲着靈魂的飢餓不能不這樣。

生命

這生命竟像白石一般，
沒有文采也沒有斑斕；
靜悄悄躺在汗水坑中，
忍受着風雨晝夜摧殘。

不問靈魂受盡了艱辛，
石上繪出夢裡的幻影；

若是悲哀降下了滂沱，
一幅彩畫就立刻消泯。

就是愛情想展放鮮花，
石上長出快樂的枝芽；
祇要苦惱吹來了狂風，
連同根苗也枯死地下。

這生命竟像白石一般，
沒有文采也沒有斑斕；

靜悄悄躺在汗水坑中，
忍受着風雨晝夜摧殘。

燈 下

今晚我同她在燈下對坐，
窗外的落葉揚起了悲歌，
迷惘緊捉着寂寞的靈魂，
我不知向着她應說什麼。

我祇想化變作一隻天鵝，
飛入她眼裡明媚的光波；

或者是變成採蜜的蜂兒，
吻取她臉上鮮艷的光采。

我又想拜跪在她的脚下，
呈出我夢中燜爛的錦畫；
使沉默的四壁笑出聲音，
滿地都浮起繽紛的鮮花。

可是落葉已停止了悲歌，
我們還悄然在燈下對坐；

我不敢洩露靈魂的秘密，
祇默默怨恨自己的笨拙。

山居小唱

白雲繞着我躺臥洞中，
一陣雀聲叫醒了春夢，
半溪綠水濯洗我手足，
伴着遊行有東方日紅。

正午催促我躡入蒼林，
拾取崖前山泉的清冷，

地上樹影又隨風搖擺，
遙和深谷輕輕的足音。

樹間烏鴉呼喚着斜陽，
我悄然睡在清流石上，
仰看白雲在西天飄浮，
忘却山後走來了昏黃。

一片蒼茫瀰漫在夜間，
天空羅列着明星萬點，

我踏着月光沿溪緩走，
獨自謳歌山居的清閒。

莫笑我

莫笑我不能手執利刃，向大海裡
斬殺蛟龍；舉足登上崇高的天梯
探望那天國中燦爛的黃宮；狂風
暴雨裡鎮壓着妖孽在人間騷動。
也莫笑我不能呼喚默默的上蒼
流出淚來；撻撻衆生又淚眼汪汪
向着我跪拜；天烏地暗裡更招來

虎豹狼豺共同造出混亂的世界。

我的本領祇有是捧着天眞，抱緊
靈魂，在宇宙裡追尋神祕的幻境。
縱然雷霆擊破山河，惡毒的蟲蛇
地上橫行，一切星辰日月也摧毀
消滅；我也祇扯破衣袍，剝開胸心，
嚥出一朵詩花，粉化醜惡的生命。

我從前

我從前立下志願，要爬在那真理
山巔上，建築一座亭園，園中長起
濃鬱的蒼松，亭下遍開着鮮艷的
白蓮，我好悄悄享受快樂的天年。
我以後又懷抱一個理想，願跳入
人海裡，翻湧起波浪，一波能淹沒
腐舊的城郭，一浪能冲毀古荒的

隄防，縱然生命祇有一刻的時光。

但是到現在我青春耗盡，心胸間
搖蕩着不安定的靈魂；我却未曾
踏上山坡一步，也不會擊起一線
細麗的波紋；我祇有摔破了幻境，
腳踏着殘塵，仰首凝望板板青天，
看時光消逝，猶如那飄浮的白雲。

輓——

我昨夜夢入荒谷，在綠湖深處
採取香荷；山陰裡忽吹來一股
冷風，掀起了滿湖澄清的水波，
一朵白蓮花竟悄然隨風飄墮。
我彷彿又踏上一片平沙，探望
藍天裡羅列的星象；突然東方
一聲霹靂，驚走了燦爛的星芒，

祇剩下無邊黑暗籠照着穹蒼。

那知你生命蓬勃，也像這朵花，
這顆心，白日青天無端被命運
噬吞。此刻我伏處在凌雲山下，
從東風裡拾得了消息；我不禁
淚花迸發，浸濕衣襟，默默悲嗟
天才消逝，這人生是多麼渺冥！

你不看

你不看驕惡的太陽，常常被天狗

咬得血流；嬌好的月亮也帶上

黑圈在天邊迤逗；燦爛的天堂

有時雲霧遮掩，有時有雷霆嘶吼。

你不再看巍峨的山嶽，幾多時候

便變成淵深的河流；一片汪洋

在幾多年前原是無極的平荒；

這大地到將來會化成一粒星球。

但是我獻給你的愛情，不論多久

却沒有變更。縱然造物便毀盡

天地間縈縈的萬物，這茫茫宇宙

被上帝突然擊沉，我這一顆心

仍然要跳出胸膛，吐放光明，驅走

一切黑暗，顯示你美麗的化身。

往常時

往常時這天地迷蒙着幾層陰霾；
那綿延的山嶽，縱然披滿了林叢，
總不露一絲青黛；那江河的洶湧，
也祇跟着西風，流入荒茫的大海。
就是太陽也祇吐放黯淡的光彩；
遼遠的天邊祇浮泛着幾段殘紅，
和一片慘白的雲霧；雷霆的震動

總不能擊破這灰霧濛濛的世界。

但是現在天空中豁然開朗，四面

吹來百花的清香，羣鳥吐出歌聲，

野獸跳得發狂，大地佈滿了紅光，

又浮蕩人們愉快的歡唱。我不免

默默撫心自問，是否神祕的愛情

（她賜給我的）變換了宇宙的景象。

我不願

我不願世界盤桓在脚下，芸芸

衆生都匍伏着聽我講話；我哈哈

一笑，滿地便浮起愉快的歡聲，

赫然震怒，雷霆就立刻停止叱咤。

我不願有水晶石的宮庭，彩虹

千萬道環繞着屋頂，道路上鋪陳

燦爛的金沙，四壁高掛着天空

月輪，還有鳳髓龍涎作席上膳品。

我願的是她送給我幾縷温情，

像一陣和風吹去了生命的疲困；

我再露出體魄，鼓起靈魂，去尋

宇宙裡神祕的仙境；再欣然吐傾

血花幾朵，織一幅美麗的畫錦，

免得時間波濤湮沒天才的光明。

愛

你看那太陽累得來噴吐火焰，
還緊貼在天空晝夜轉旋；地面
駝着無計數的重量，千萬年來
未曾喊半聲疲倦。你再看大海
不因月光的摩撫停止了怒號，
大小星球總守着渾圓的天道；
那雄奇的山峯昂然矗立雲霄，

縱雷電擊掣，從來未惶然奔逃。
你又看春日喚起滿地的花香，
夏雨猖狂激動那河山的同響；
秋風清涼與冬雨嚴寒，都依按
自然的定律，從未有絲毫錯亂。
告訴你，這全是遵行愛的使命；
沒有愛，宇宙的一切立刻消泯。

想 起

想起從前在詩國中遨遊，我雙手
緊握着那神奇的宇宙；踴然一步
腳下便飛騰起雪白的鮮花，舉目
凝望，頭頂上便繞着五彩的雲縷。
同時那九霄外的雲鳥放開歌喉，
從天外飛來；深山裡斑斕的巨虎
跳出林叢在身邊侍候；還有萬古

巉崖也不禁在蒼茫中向我點頭。

但是到現在我跋涉塵途，大地上

竟籠照着滿天的陰霧。縱然靈魂

費盡了膂力，赤血也灑遍了郊土；

我總不能舉起意志的斧鉞，直向

荊叢中開闢理想的道路。我祇能

仰視蒼天，悄悄慨歎人生的虛無。

假 如

假如有一天上帝降臨，指出
我生命裡潛伏的厄運；說我
將來縱驅盡了心血，也不能
在縹緲的詩國中抓着永恒。
那我就用不着驚疑，也不必
候等，立刻招下半空的霹靂
將我擊震；或者我拔出利刃，

刺入胸腑，使赤血瀝滿埃塵。

因爲這赤裸裸的人生我已
識認，誰願在死屍臉上塗起
彩紋？我早感覺愛情的幻滅，
真理的渺冥，與人世間一切
聲色的紛紜；若不貪圖靈魂
不朽，我怎肯忍苦再向前進。

黃昏

當黃昏偷入花園，喚出了柳梢裡
朦朧的月色；兩三個黑鴉佇立在
白屋頂，靜待着晚鐘從山側徐徐
走來；這時候我手持着竹杖，斜倚
橋欄，正尋索生命裡不可思議的
過去——我怎麼想播散青春，獲取
愛情，在靈魂上開放神秘的香花；

結果祇把天真消失，認識了千古
孤獨的淒悲。又怎樣想噴吐心血，
化作詩歌，在寂寞的宇宙中讀頌
永恒；後來也因天才的隔離，空見
那理想的餘輝在前途時閃爍。
這一切在我記憶裡，正如夜色的
迷茫，惹起我許多願望，不少咨嗟。

爲了

爲了避免惡人的嫉視，與城市中
震天撼地的喧囂，我投身在黃昏的
朦朧裡，靜聽這江濤拍岸的清聲。
本來我的心有誰能了解，能體諒，
除了那山間的明月，與當空搖曳
不定的羣星。我會用天才詩人的
傲慢，睥睨宇宙的一切；又抱着

古代哲人的好奇，探索萬物
生死的所以。那少女的春心，藝術家
桂冠的光榮，我就在夢裡也曾
企求過。但是理想的幻變，却去了
靈魂的膂力，現在我伏處世界，
正如那江上的漁火，時明時滅，
祇等待死神來宣告生命的結束。

夕陽

夕陽燒紅了半壁西天，滿山驚啼着
漆黑的羣鴉，一隻黑鷹從蒼茫裏
飛來，又忽然向蒼茫裡悄悄飛去。
我獨坐在白沙岸上，倚着青石，細看
那大江滾滾東下。我想起古代詩人
捧着天眞，跳出了澎湃的塵海；又從胸膛裡
迸出血花，展放在永恒的山上。那撲撲

凡衆祇遭着時間的波濤，悄然沉沒
在遺忘的淵底。我耗去不少年華，
完成了幾多美麗的工程，那一樣
又能在宇宙中閃着燦爛的光輝？這樣
沉思，我不禁悲憂，吐出了幾縷歎息。
同時江上的琵琶又送來無限哀怨，
催起我伴着黃昏，從山崖下默默回家。

五橋泛舟

夕陽染紅了白色帆蓬，
滿艙載着和舒的春風，
我划着船兒徐徐慢遊，
像一朵白雲天空飄動。

西天張貼着一片金黃，
兩岸桃花在水中盪漾，

深山裡送來幾陣犬聲，
輕輕招出滿湖的花香。

我不禁俯首默默思量，
我是在人間，還在天上？
忽然船頭襲來了急雨，
催起我搖槳向着隄旁。

不幸

在冰冷的深夜，靜寂的三更，月亮
如死屍般慘白，星兒張着悲哀的
淚眼，咽泣的苦風向林外走去，
又從園後繞來。我獨坐白石階上，
思索我迷離的過去與未來的一片
黯淡。我怎樣在愛情裡失足，給靈魂
留下了一條深痕，現在任我遺忘，

終不能將它拭去。那一粒思想
在前途閃爍，即使我費盡生命的
膂力，也恐難拾在手裡。像這樣
我怎不抑鬱，不悲傷，沉沒在陰茫的
夜色裡，對着蒼空滴下清淚。同時
隔壁的嬰兒送來一陣啼叫，使我
慨歎這不幸的世上，又添加一個不幸。

沉 思

黃昏離開了蒼老的渡頭，幾點漁火
在古岸下嚶嚶哭泣；深谷裡吐來一陣
松風，邀出了江心淒冷的明月。這時候
我握着心思，靜立水邊，想照出我靈魂
本來的面目。——它是否如厲鬼般醜惡，應在
人間的地獄裡遭痛苦鞭撻；或者像白蓮花
皎潔，沉沒在污水中忍受着沙蟲剝蝕。

怎麼我度過了青春的韶華，快樂於我
還是個陌生；這二十餘年悠長的歲月，
每一分每一秒都染着沉黑的悲哀；並且
這寥廓的世上，幾尺閒適的空間我也
未曾尋獲着。——正這樣深思，遙遠處忽來
幾聲寺鐘，在我黯淡的心中添上陰霾，
正如夜色的蒼茫，瀰漫在死寂的江上。

江 上

拂去城市的煩熱，我托着黃昏，
來到了古老江上。想泛着一隻漁舟，
從白沙灘上漂流到千佛崖邊。
在那裡我倚坐船頭，傾聽暮色裡
蜿蜒的晚鐘；或背着巉崖，悄悄
釣取江心的明月。有時候山間的
寒鴉喚來悲風，將頭髮吹冷。

有時候我仰望青天，計數心跳，
諧合着煙霧朦朧裡翻湧的浪聲……
突然深荒的山谷裡擊來霹靂，
驚起了滿天層疊的烏雲；電光
如快馬奔馳，催來江上一陣巨雨。
於是我賺得滿身冷濕，躲入
山洞，遙等那明星從天邊出現。

歎息

拂開了暮色的朦朧，我沿着白堤，
向蒼翠中走去。我要到綠水深處，
背着赤崖，沉滅我靈魂秘密的悲哀。
因為我太貧困，太孤單了！除了半腹
浪漫的詩情，這世上我什麼沒有；
人們的血液都被金沙吸盡，誰還能
寄送同情的淚花。我從前常對月

沉思，向着默默的蒼空吐出吁嗟，
也因這靈魂的飢荒無法滿足。
現在我領悟命運的血口咬得
死人，生活的磨子下祇流着鮮紅的
血淚，我爲何不更驚愕！不更愁傷！
但是山後的杜鵑還送來幾聲啼泣，
在我悲哀的心上又添加無限悲哀。

春 天

春天帶來了無計數的煩悶，蛇
在青草上爬，黃狗倚着柴門
狂吠，田間的綠柳也任着枝兒
在風中搖擺。我抱着古代浪漫
詩人的心情，從喧囂的城市來到
這荒僻的鄉間。本想對着清流
細訴我歷年的憂思，暗將生命的

苦痛寄放在白雲深處。不料
春色在我的心境上添加一層新愁，
使我停足橋畔，吐出愁天的吁嗟。
幸而深山裡的寺鐘送來一片
閒適，幾行雁字又引起我嚮往
西天。我暫時拾得寧靜，來揣想
這惱人的春天，還藏着什麼意義？

訣別

你扯着我破黑的袍服，滴下清淚；
要我在雪白的胸前，寫上血字，
保證愛情不變，靈魂在死後
也永遠相依，……唉，這是多麼癡妄！
真令我忍不着吐出哈哈。本來
人生是怎麼一回事，無謂的平凡
豈值得滿足！就說愛情，也不是

一個吻，幾番笑，在深夜裡互相偎倚，……

我原是永久的歌者，到人間是爲着
探取生命的精華，命運掇着我

倒在你懷中，那豈是我朝夕夢想的
奇蹟！現在天堂敞開，上帝還給我

自由；我怎麼不抱着心兒，向世外遁去！
撒手罷，女人！讓我們各走自己的大道。

夜 哭

夜雨在窗前咽咽悲泣，淒風
哭破了死白的窗幃，磨老的茅壁
滴出冷汗，驚愕着末夜快要
來到——我摸着冰冷的胸懷，斜對
幽燈，嘆息我這一生命運的乖鄙。
怎麼我捧着天真，向人們乞取
愛情，求來的祇是幾陣譏笑，

和許多冷酷的白眼；有些人胸藏醜惡，臉上抹着巧詐的白粉，美麗的少女們反向懷抱中投去尋索這奇異的隱密，我會幾次仰問青天；但沉默的回答祇添加靈魂許多隱痛。現在除了在夜裏偷偷啜泣，我不敢向着他人呈訴苦楚。

相思

我抱着夜月的光輝，在山崖下悄悄
獨坐；等望着清風從江上走來，
帶去我生命裡沉黑的憂思。這本是
我自己對她太多情了！不論在靜穆的
清晨，或是朦朧的黃昏，我的心
總藏着她一雙媚眼；那嫵媚的影兒
也常閃照在我的左右，縱使我走到

寂寞的幽谷或荒蕪的一片平原。
並且我每次挨近她身邊，總不能
呈訴出一絲情曲；在真實的思想上
我祇蓋着許多不相干的語言。
像這樣隱避着秘密的愛情，我怎麼
不摸着胸膛，向蒼空吐出歎息；
將滿懷相思，沉沒在這迷茫的夜晚。

忍耐

忍耐着呀！忍耐着呀！流盡了眼淚
也忍耐着呀！暫時的沉淪原是
永久的歡樂；愛情的船舵，不觸着
苦難的暗礁，不能達到那幸福的
彼岸。你快伸出想像的手指，
緊抓着時光，織就你將來燦爛的
夢幻；莫捧起天真的瓦鉢，嘔吐

赤血，死守着那過去悲哀的餘灰。
你看那天邊的白雲，江心的明月，
遠的青山，低的碧野，以及半空中
飛翔的白鶴，都向你同情着，憂心着。
年輕的詩人，忍耐着呀！忍耐着呀！

我失却了愛侶，在荒野上獨自哭泣；
天使們從雲間送下這懇切的囑咐。

對月

你帶着少女的憂鬱，在天空踟躕，
欲向古老的世界吐出心思，
又恐星兒在側，忍不住酸毒的
譏笑。呵，優美的仙人！你走了
無數年歲，又經過滿地的山河，
怎麼懷中的愁絲還愴然未曾
拋去？我是生命的歌者，血管裏

充滿漆黑的悲傷；爲着愛情的
永遠，又沉落到污濁的囚牢。這一顆
赤心，滿腹冤情，還敢向他人
哀哀呈訴？你聽！烏鴉在樹間
悲叫，淒切的冷風從簷下吹來；
你請收去似水的光輝，我抱着
胸膛，悄悄躲入那無邊的黑暗。

悲 歎

慘白的沙野，朽黑的石橋，星兒
閃着淚眼，月光苦照哽咽的
寒泉；深谷裡的烏鴉順着冷風，
吐出垂死的呼叫。——我臨崖站立，
摸着心胸，愁思這悲苦的世界
將怎樣結局？我被劫去了愛情，
幻夢裡已不留青春的燦爛；祇等待

時光緩步走來，收去血管裡
同情的溫存。怎麼這茫茫宇宙間
列着萬千生物，上帝也敕令
收歛歡笑，拖曳着悽惻的呻吟。
我哀憐自己，流淌了不少酸淚；
而今看着衆生的慘惻，更仰向
蒼天，悲歎後來者無限的哀淒。

黑 暗

黑暗的天，黑暗的地，黑暗的人，
一切都是黑暗，我伏在黑暗中
悄悄走着。我捧着天真的瓦鉢
爲人類求取歡欣；跪在腐爛的
屍旁，灑滴同情的熱淚。我又走入
地獄，尋取鑰匙去開啓天堂；
踐到荒遠的天外，採拆愛情的

花果沿途的荊榛刺破了腳底，
遍體又塗着蟲蛇的血痕，我仍鼓起
最後的氣息，踏步前進，要爬上
那光明裡最高的山峯。突然天門外
擊下雷霆震聾兩耳，猛烈的
電火燒閉了雙眼；我倒在地上
黑暗的道，上，祈禱着慈悲的上帝。

祈 求

祈求你，如待死的罪人，呵，太陽！

施用上帝的仁慈，你請走下

山崗；請躡過那郊野，那田場，踏着

蒼茫的海波，去到無比大的異邦。

因為我孤寂的靈魂，苦痛得慌！

渴望着黑暗的來臨，猶如零落的

病人，在夜間期待心愛的女郎。

你知道迷離的相思，祇有在幽暗裡
吐訴；沒有黑夜的陰影，我怎能
悄悄躲着，呈出愁天的悲傷。

你看！牛羊走過了山坡，農人

早回村莊，在清風搖曳裡，樹間的
老鴉閃出肥大的翅膀；我還默默
摸着小兒等待她來到江上。

獄中

有一天我抓着自由的曙光，一脚
踢開了污穢的監牆；我便要舉起
拳頭把黑暗擊破，將一切好人
惡鬼，邪魔醜怪，沉入那陰深的
海洋。我傾出赤血，洗去大地的
醜惡，招來無邊的清明普照
四方。我在大氣中，時光裡，堆起

愛情的巨石，建築那億萬年不朽的
碑坊。——聽呀！那獄外茫茫的世界
怎樣悲涼！母喚兒，兒叫爹，一片
哭聲震撼着穹蒼。我懷抱熱情的
火焰，任着枷鎖橫壓在肩上。
現在我扯破袍服，敞開胸膛，
等待那燦爛的太陽爬上東方。

冤魂

我踏着陰風，衝出了地獄的圍牆；
走來這灰黯的世界，擎起火炬，
四處尋望。那裡關鎖着白衣的
天使，噙着清淚，在黑暗裡悲傷？
那裡踞坐着藍面的魔鬼，吃人
骨肉，血染了胸膛呵！我走遍了
慘暗的郊野，陰森的海洋；那摩天的

山嶺也曾昂然踏上，總瞪着

迷離的兩眼，看不透四周的昏茫。

現在我要拔下頭顱，當作

末日的喇叭；扯破衣袍，從手中

發出雷響。在天地震撼中，突然

使人類毀滅，衆生消亡，我滿懷的

怨恨放出那萬古不滅的紅光。

口供

縱使你拔出鋼刀，把頭顱砍下，
在古老的城上撐起高竿，當空
懸掛；招引羣衆如海潮般奔來，
伸着手，躡着足，大聲詛罵……
縱使你剖開胸膛，剗出了心肝，
拋在荒僻的郊野，作狐狗的
野餐；或是蟲蛆吮吸，蛇蟒盤還，

一般毒腥許多時也不化散。……
縱使你把滿身骨節搥成細粉，
不管腋下的毛髮，躁裡的血筋，
灑在那沉黑的海底，幽深的山陰，
或擲向狂風吹入無涯的虛冥。……
但是我胸中的火燄，如天上的紅日，
經過千百萬載也沒有半點暈蝕。

悲哀

展開那黑色的外衣，呵，悲哀！
讓我抱着靈魂，如祈禱的僧侶，
躲入胸懷。我不願看着魔鬼，
擎起淫毒的巨旗，在人頂上站立；
更從善良者的骨中吸出血髓，
招來那四方的喝采。本來我寂寞的
心中，輪着寥廓的世界。怎奈

生命的陰影，如襁褓的乞兒常偷偷
走來；揪着我索取青春的財富，
我記憶中未存留半點黃金，怎能
償還那過去的巨債。你看！垂死的
太陽已埋葬山後，憂鬱的黃昏
在天邊徘徊；趁着黑夜未到，
你伸出神祕的手臂把一切遮蓋。

兆星

你終於要消沉了，我生命的兆星！
今夜冷風吹掃着殘葉，深林裡的
老鴉啼叫淒冷；我站在荒古的
江頭，眼含悲淚，仰視着太空的幽冥。
靜寂的大地傾聽着我，我更向
陰暗的西天側耳傾聽；期待
天堂的消息從風中緩緩傳來，

安慰着我，和這奄奄待死的靈魂。
但是殘月又快西沉，蕭瑟的

四野呼叫着蟲聲；除了墳場裡
再吐出幾聲鬼哭，祇有無邊的
寧靜，回答我唇邊殘延的呻吟。

神呵！待到天曉鐘鳴，我將像漫漫的
長夜，寂然離開了，這愁苦的世塵。

夜思

灑遍腐草，灑遍石橋的脚，
這水邊有萬顆螢光淚點，悲泣
垂死的大地懷抱着腐臭的蟲蛆，
不祥的梟鳥暗從危崖下吐出
末日的讖言。我倚欄站立，挽着
冷風，想隻身跳入沉黑的淵底。
我青春的夢幻早如落日斜輝

被黑夜捲去，那攘攘衆生又像
萬千野鬼在荒原上徹夜喧騰。
我與其曳着殘喘在沙泥中輾轉，
何如躺在陰深的墓穴裡餓
飢餓的長蛇。但是靈魂的瘡痕，
死神的翼翅未必能暮然刮去。
我仰視西天慘黯，更懷念糜爛的
家鄉，蟠伏着她，我生命淒迷的星點。

語 星

如癡心的少女被情人拋棄，你閃着
悲哀的淚眼在天邊獨自趑趄。
欲把懷中的愁思向上蒼呈訴，
又恐陰沉的下界有人聽得
吐出笑語。呵，高遠的孤星！
你真是太多情，太多慮；不知荒冷的
夜間，有誰還伴着淒風在戶外

猶夷。我是零落的歌者，生命裡
充滿了苦痛的相思；欲將哀怨
付託空靈，纔跟着影兒走來

這陰幽的林裡。聽吧！鵲梟已沉入
夢中，四野的草蟲又停止啼噓；
你怎麼不拭去清淚，走下塵世，
讓我傷心人聽你更傷心的話語。

死

你來了，披着黑衣！如道旁乞食的
難民，又伸出鮮紅的血手！好，
我的心已敞開大門，迎接着你；
待雞聲叫白了東天，便相偕步入
陰暗的墳穴。可是你不必着忙，
我的主宰！上帝的敕令，如山崖
橫壓在頭上，誰還能掙扎得脫！

我伏在屋角如囚徒般啜泣，並不是
怨恨你早來；我想起到世界逛了
一遭，生命的袋囊裡有什麼儲蓄。
完了！那美妙的幻境，與幾絲愛情的
溫柔，都像傍晚的鐘聲在暮色裡
消去；而今祇一縷殘喘，掛在
這半閉的唇邊……呵，你聽！黑夜
向天外走去，慘白的曙光將來到
窗外。我的神！快來抱着我，吻着我，快！

時 間

呵，時間！你踏着陰影，追襲我的
殘年；又使梟鳥在樹上聚談
驚心的預感。那顆星，我生命的主宰，
已移步西天，將墜入無邊的黑暗。
完了，我用不着動聽的語言，訴說
我一生與靈魂糾纏的哀怨。你聽，
死神的翼翅在天空盤旋，將衝破

慘暗的黑夜，載着我飛出人間。
那至聖的明言，或者微妙的詩境，
玫瑰的酒漿，與夫芬芳的戀情，
長在宇宙的山嶺上燦爛生輝，
登彼極峯，我將閃耀着幽靈的孤影。
呵！世上的猛禽，永別了！永別了！
我來自沉靜，此身呀仍歸沉靜。

回清華

我披着破舊的藍衫，跟隨黃昏
回到園裡。路邊的白楊伸出
枝兒在風中招手；田間的黑鴉
又飛過荷塘，給我殷勤的呼喚。
我站在白石橋邊，摸着胸懷，
悄然吐出了深長的嘆息。我生命的
火燄，如荒村的晚烟已被冷風

吹去；那世界淒涼，又像深夜的
郊原飛降着凜冽的寒霜。我踏過
萬里山河，再來到清幽的林苑；
是想把愛情的殘骸在風沙裡掩埋，
我住在另一個灰黯的空間，消度
這漫長又淒苦的歲月。誰知牆畔的
綠草，和天邊浮泛着的白雲，還將我
懷念着，同情着；使我窮愁的浪人，
不得不望着青天，再仔細搵思，
這冷落的人生道上能值得幾多留連？

落日頌

如古代的雄主登坐九重寶鑾，

你披着金黃的龍袍，踞坐在迢遠的

高山。靜聽清風如宮女般舞奏

仙樂，那蒼茫的海水像外番朝貢

在脚下揚起波瀾。呵，太陽！

你請看那連天的草野，沿海的沙岸，

更飛翔着天鷗萬千，如盛世的黎民

在靜穆中慶祝萬彙相安。

但是

我求你，燦爛的神！要高登太空，
把下界赫然照管；切莫像愚昧的
庸主，沉入黃昏的懷抱，讓黑夜
闖進這遼廓的塵寰。霎時間
鵝鼻在空中閃翅，飢荒的鬼魂
在墳園裡吶喊；我悲慟的心又暗暗
哭泣，如末世衰老的窮人，輾轉
溝壑，悽然歎息那暴君的凶殘。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初版

實價四角

著者 曹葆華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不許翻印

